

人生况味

夏花悠然

卓东荣

春夏易季，梅熟蒂落，荷花盛开。高考首日，晨曦尚未托出面盘，大地仍在酣息未醒。邻居家那位高三女娃好像生怕惊动别人似的，悄悄走下楼道，开始在小

不考的比考的紧张，可怜天下父母心。可女儿自有乾坤在胸：“高考和平时考试一样，我一个人去就行。再说，尚有一个多小时才开考，待会洗个澡醒醒脑才去也不迟。”

看着女儿登楼返家的背影，老两口五味杂陈，急上加急。

一刻钟后，她慌不忙走下楼梯，提前约好的滴滴车刚好驾到，她打开车门，一个人迅即坐上便扬长而去，只向父母伸手“拜拜”致意。

老两口无奈，只好会心一笑，任由她大大咧咧地独来独往。

其实，女儿并非冷血，而是有点成熟通透，这跟她从小养成的习惯有关。她喜欢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尽可能不麻烦和依赖别人。初中伊始，父母希望她走读，便于贴心照料，她却坚持住校，自己管束自己，培养独立生活和集体主义精神。从此，她把齐肩长发剪成短发，像个男小生，好酷。不住校那天起，她便与父母有个约定：“没事少往宿舍打电话找我，会影响到别人；一般事情待周末回家再说，我若有事会打电话回家。”

第一个周末回家，母亲喜出望外，给她传递一个信息：“小区附近有个‘补习班’，很多孩子都补课补缺去了，我也为你报了个周末班并付了费。”

不等母亲说完，她便下了“通牒”：“别闹乌龙好不好？我是不会去的，因为我们学校的老师很厉害，您尽管放心。”

母亲说不拢，父亲拐个角补白：“周末上辅导班没什么害处，总比把时间花在玩跳绳、跑操上强。”不说则已，说了反引来女儿连珠炮和教科书式的回应：“我跳绳、跑操不是玩，而是减肥、塑形，为了自身强大，也为了增加话语权 and 往后的选择机会。身体出问题是个大问题，身体不合格，一切都沒资格！”

也许是天生乖巧和个性通达，女儿从来不以“掌上明珠”凌驾于家人之上，任何时候都以家庭的普通一员出现。周末回家或学着烧饭做菜，提水拖地；或主动晾晒衣物、清理杂物，样样干得利索明快。她有一个朴素认知：干家务，方知父母艰辛不易；勤劳作，动手，出汗，有益身心调适，对静下心来学习、思考，可收到事半功倍的高效。

说来好有见地，她就是反对读死书和死读书。相反，她更趋向于快乐学习，积极运动，足够睡眠，身心愉悦的新观念。因此，她听课全神贯注，作业一丝不苟，当天的功课当天消化，绝少熬夜耗更，也不搞车轮碾压和疲劳战术那一套，更不追逐什么“学霸”“学神”之虚荣。初三那年，期末考试成绩出来，她对仅有一科出现偏差并不扼腕自责，反倒安慰自己换个角度看问题：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才下眉头，却上心头。谁料周末回家母亲则是另一种感受：“宝贝，如果再认真仔细一些不就十全十美了？”女儿听后，十分温婉地回答：“妈，我做不到‘不负如来不负卿’呀！”在旁边的父亲颇有同感，文绉绉地打开了话匣子：“天道忌满，人道忌全；水必有节，玉必有瑕；痛以往之既失，寄希望于未来。”至此，一家子才释怀开来。

有位资深教育大家曾说：“为儿女操心是父母的本能，但瞎操心乱操心则是无能。”

事情来到高一酝酿选科定向那年，父母自行搞定六组方案让女儿选择，可她瞄了一眼，只说了一句“知道了”，便搁置案首。其实，女儿心中早有子丑寅卯，只是跟父母的版本不同，说出来怕对撞才不好当面锣对面鼓挑明。可直至确定公开的那一刻，父母才不得不承认，两代人的认知是有时代差的，还是女儿选的科学合理。

不知是否为传统习惯作祟，许多家庭仍然走不出“老子为小子做主，小子看老子脸色”的怪圈。就说这小姑娘的父母，从高三上学期开始便为女儿高考作“彩排”：选择什么城市、什么大学、什么专业以及将来的职业规划，非要女儿在金融、师范类项“二选一”，可女儿心里却另有乾坤，以“人生不像考题只有一个答案”表达心声。于是，在高考成绩揭晓并填报志愿那阵子，她来了个出乎大家意料的选择：军校。

有人说，如果教育出了问题，原因有二：一是来自家庭的因果逻辑，二是来自学校和社会的影响成因。好在小姑娘能够清空诸多纷扰，远离“笼养”，亲近“放飞”，给自己一个悠然散淡的空间，给成长一次掌声洗礼。正所谓“时人不识凌云木，直待凌云始道高。”

1061年8月，朝廷诏令下达，任命苏轼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厅公事，苏辙为商州军事推官。这一年11月，苏轼赴任凤翔，第一次远赴他乡，也是第一次离开父亲和弟弟，苏辙虽在相送，但二人走到距京师一百四十里外的郑州西门后，也就应了古人那句“送君千里，终须一别”的老话。苏轼携眷继续西行，苏辙则返回开封侍父。

凤翔位于陕西西部，与甘肃交界，距京师一千一百七十里。大禹所设的九州之一雍州便即凤翔。先秦有二十位王公曾立此为都，秦始皇二十二年时在此加冕，秦二世三年（前207年）冬，项羽又在此地封章邯为雍王。汉时，凤翔为右扶风，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年）时改为岐州，到唐肃宗至德元年（756年）时，又更名为凤翔郡，两年后由郡改府，下辖天兴县、岐山县、扶风县、郿县、郿县、宝鸡县、虢县、麟游县、普润县、好畤县等十县。苏轼赴任时，凤翔府知州为宋选，八月时到任，比苏轼只早来数月。赴凤翔之前，宋选与司马光、韩宗彦、沈迈为三司僚属，为人宽厚好客，有“四方之至者如归其家”之名。

对此时的苏轼来说，虽有宋选的厚待，有王彭等友人的交往，有妻子王弗的陪伴，还有十县风景远地的漫游，却仍比不上内心对弟弟苏辙的思念和期待。正是从凤翔开始，“怀子由”或“寄子由”三字就未间断地成为苏轼笔下的标题或副标题。

到凤翔第二年的重阳节当天，“每逢佳节倍思亲”的苏轼谢绝了宋选安排的府会，独自走到普门寺僧阁，又一次写下“忆弟泪如云不散，望乡心与雁南飞”的感伤诗句。苏轼想念苏辙固然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原本以为，苏辙将很快到陕西，自己便可与弟弟相聚了。他的理由简单，朝廷不是封苏辙为“商州军事推官”吗？商州与凤翔都在陕西，相距只数百里，很容易便可相见。但时间过了大半年，苏辙一直没有赴任。

在苏辙那里，未能赴任，有表面原因，也有内在原因。

表面原因是能公开的原因。京师无人不知，奉旨修纂《礼书》的苏洵年过半百，妻子已故，长子苏轼外任凤翔，留在身边的只有次子苏辙。所以，苏辙上奏也是以父亲“傍无侍子，乃乞养亲三年”为由，暂不能任。

内在原因不能公开，而不能公开的又往往才是真实原因。苏辙未能赴任，和时为知制诰的王安石不无关系。后人将王安石与苏氏父子同列“唐宋八大家”，但在当时，王安石与苏氏父子的关系并不和谐。首先，王安石对苏氏父子文中纵横捭阖的《战国策》余风颇为不喜，曾对吕公著明言，自己若为考官，决不会录取苏轼兄弟。这不是文章质量问题，而是王安石和苏轼兄弟政见对立的问题。苏洵曾与项城令姚辟一同修纂《礼书》，后者恰恰出自王安石门下。而苏洵对王安石的态度，后来苏轼任杭州太守时结识的友人方勺在《泊宅编》中有记载，说是王安石抵京后，素喜人才的欧阳修即劝苏洵与王安石交往，不料苏洵见过王安石后，非但不与其交往，还写了篇攻击性十足的《辨奸论》（近代梁启超等人认其为伪作），该文的

言辞锋利，令人读来心惊肉跳，“今有人，口诵孔、老之言，身履夷、齐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与造作言语，私立名字，以为颜渊、孟轲复出，而阴贼险狠，与人异趣，是王衍、卢杞合而为一人也，其祸岂可胜言哉？”

文中提到的王衍是晋末重臣，颇有时名，嵇康的朋友山巨源看他一眼后却说道，“误天下苍生者，必此人也！”果不其然的是，“八王之乱”爆发后，王衍送东海王司马越灵柩回东海时，被南掠华土的羯人石勒俘获，王衍不仅无大义，竟劝石勒称帝，反被鄙其为人石勒活埋；卢杞则是唐德宗时期宰相，奸诈权谋，郭子仪对他的评价是，“此人得志，吾子孙无遗类矣！”

今苏洵将王安石比作此二人，如何不令王安石怒火填膺？何况文中直言自己“阴贼险狠”，更令他耿耿于怀的是，苏洵写该文前，恰逢王安石丧母，众官皆去吊唁，唯苏洵不仅不去，还写下该文，连苏氏兄弟读后，都发出“其甚矣”的叹息。王安石自此与苏洵交恶。

苏辙若赴任商州，必得由知制诰的王安石撰辞同意不可。后者衔怒于心，不肯动笔，苏辙的赴任之事就这样耽搁下来。对苏辙来说，未及弱冠便金榜题名，又被仁宗亲策于廷，列为四等，本年前程无量，却被王安石卡住喉咙，动弹不得，一年蹉跎下来，只觉意气消磨。苏轼自是又怜又痛，却只能在一筹莫展之下，写诗相劝，有名的“惟有王城最堪隐，万人如海一身藏”便是于九月病中写给弟弟的诗句。

这次病中提笔，一共有三首，总题为《病中闻子由得告不赴商州三首》，上述两句出自第一首，

苏轼风华

初遇王安石与章惇

远人

言辞锋利，令人读来心惊肉跳，“今有人，口诵孔、老之言，身履夷、齐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与造作言语，私立名字，以为颜渊、孟轲复出，而阴贼险狠，与人异趣，是王衍、卢杞合而为一人也，其祸岂可胜言哉？”

文中提到的王衍是晋末重臣，颇有时名，嵇康的朋友山巨源看他一眼后却说道，“误天下苍生者，必此人也！”果不其然的是，“八王之乱”爆发后，王衍送东海王司马越灵柩回东海时，被南掠华土的羯人石勒俘获，王衍不仅无大义，竟劝石勒称帝，反被鄙其为人石勒活埋；卢杞则是唐德宗时期宰相，奸诈权谋，郭子仪对他的评价是，“此人得志，吾子孙无遗类矣！”

今苏洵将王安石比作此二人，如何不令王安石怒火填膺？何况文中直言自己“阴贼险狠”，更令他耿耿于怀的是，苏洵写该文前，恰逢王安石丧母，众官皆去吊唁，唯苏洵不仅不去，还写下该文，连苏氏兄弟读后，都发出“其甚矣”的叹息。王安石自此与苏洵交恶。

苏辙若赴任商州，必得由知制诰的王安石撰辞同意不可。后者衔怒于心，不肯动笔，苏辙的赴任之事就这样耽搁下来。对苏辙来说，未及弱冠便金榜题名，又被仁宗亲策于廷，列为四等，本年前程无量，却被王安石卡住喉咙，动弹不得，一年蹉跎下来，只觉意气消磨。苏轼自是又怜又痛，却只能在一筹莫展之下，写诗相劝，有名的“惟有王城最堪隐，万人如海一身藏”便是于九月病中写给弟弟的诗句。

这次病中提笔，一共有三首，总题为《病中闻子由得告不赴商州三首》，上述两句出自第一首，

第二首提到一人。对苏轼来说，此时根本不可能想到，后者将会直接决定自己不无凄惨的晚年命运。

先看这首诗：

近从章子闻渠说，苦道商人望汝来。说客有灵惭直道，遗翁久没厌凡才。夷音仅可通名姓，瘦俗无由辨颈腮。答策不堪宜落此，上书求免亦何哉。

第一行所写的“章子”，即当时的商州县令章惇。章惇比苏轼年长两岁，与苏氏兄弟为同科进士。当苏轼至凤翔为官时，章惇也往商州为令，二人书来信往不少，尤其苏辙，被任商州军事推官已有一年，迟迟未能赴任，章惇不明究竟，一次次“望汝来”的期待直接成为苏轼这首诗的第二行，从中也见章惇当时对苏轼兄弟抱有由衷的情谊。

不过，苏轼即便与章惇同科及第，却到嘉祐八年（1063年）秋天才彼此见面，地点是长安。

依朝廷之例，礼部每两年进行一次解试，所谓解试，也就是宋朝“解试”“省试”和“殿试”三级考试制中的第一级，到明、清时更名为“乡试”。仁宗嘉祐二年、四年、六年、八年秋均有此考试。南宋曾慥在《高斋漫录》中说得清楚：“苏子瞻任凤翔府节度判官，章子厚为商州令，同试永兴军进士。”就是说当年苏轼和章惇都前往长安为考官，主考官则是苏轼赴任途中在长安见到的刘敞。对苏轼和章惇二位青年才俊，刘敞“皆以国士遇之”，苏、章二人书信频频，自是一见如故，立成莫逆之交。

当时发生一事，很能见出二人的不同性格。因差试官开院，二人同途前往，路过一山寺时，见四处秋景怡人，决定小饮片刻。正嚼得尽兴，有人来报，说前面出现一只老虎。二人不惊反喜，趁酒兴乘马而去。距老虎数十步时，二人虽不惧，马匹却惊得不敢再往前一步。苏轼说了句，“马犹如此，著甚来由。”转过马头想走。章惇却是不惧，继续鞭马上前。到老虎身旁时，他取出一面铜沙锣猛敲，老虎竟受惊而逃。章惇得意洋洋地回转，对苏轼说道：“子定不如我。”这是章惇的自负，苏轼也承认“子厚奇伟绝世，自是一代异人，至于功名后将，必其有余”。意思是像章惇这样的人，日后出将入相，必如探囊取物。事情也确是如此，整整三十年后，章惇于哲宗元祐八年（1093年）出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成为百官之首。此时苏轼能预见章惇来日，却预见不到章惇为相后的第一件事，便是将年已五十九岁的自己贬往惠州，此为后话。

不过，此一说绝非因章惇不怕老虎，苏轼就以为他将日后拜相，而是在交往中，对章惇的了解日深。这点从《道山清话》载录的另一件事中可见。某日章惇正袒腹而卧，见苏轼进来，便手抚肚腹问道：“公道此中何所有？”苏轼半开玩笑地答道：“都是谋反底家事。”章惇闻言大笑。说谋反当然不可能，苏轼的意思是章惇满腹机谋，也是称他为“一代异人”的另一种说法。彼时二人都还年轻，无伤大雅的话只会增加亲密，谁也不可能想到，二人日后将成为势不两立的政敌对手。



《随闻社鼓》(油画) 吴楚楚作

名家剪影

齐白石的贵人

姚秦川



《葫芦》(国画) 齐白石作

在齐白石的传记里，有许多他年轻时学习绘画的趣事。

齐白石出生在湖南湘潭一个名叫杏子坞的村子。年轻时，为了分担家里的重任，学过木匠的齐白石经常去不同的村子做木工活。有一年冬天，他去往一个叫赖家坳的村子做活。当时，村子里有一位颇有名气的画家，名叫胡自倬，大家都尊称他为“寿三爷”。

有一天，寿三爷来到齐白石做活的雇主家，微笑着对齐白石说：“你的画我见过，大可以造就。你不想继续读书学画，我愿意教你。”齐白石看寿三爷话语坦诚，为人正直，便点了点头。

寿三爷下天，齐白石在雇主家做完工后，回家征得家人同意，便急匆匆赶往胡家。在胡家，寿三爷先是介绍齐白石认识家里聘请的教读老夫子、湘潭名

士陈作垞，而后，微笑着对齐白石说：“你如果愿意读书，就拜陈老夫子为师吧。”

齐白石听后低着头，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我家里太穷，实在没有太多的钱……”没等齐白石把话说完，寿三爷便说道：“我跟你说过，卖画养家，你的画以后可以卖出钱来，别担心。”一旁的陈先生也爽快地说，你要是愿意学习，我可以不收你的学费。

齐白石感激不尽，当下就决定跟着两位老师读书学艺。当时，陈先生教导齐白石：“你来读书，不比小孩子上蒙馆，也不是秀才赶科举，画画总要学会题诗才好，你先去读《唐诗三百首》吧。诗书画一道，易学难工，你能专心用功，就一定能够有所成就。”齐白石郑重地点了点头。

寿三爷善工笔画，他不但教齐白石画花鸟虫草，还把自己收藏多年的名人字画拿出来指点给他看，教他仔细临摹。寿三爷经常教导齐白石：“石要瘦，树要曲，鸟要活，手要熟，立意布局、用笔、设色、法式要有法度，处处要合规矩，这样才能画成一幅好画。”齐白石在当地的名气越来越大。当时摄影还不普及，于是，齐白石经常被他人邀请去画像，每一幅画收二两银子。很快，他便用画像挣来的钱帮家里还清了外债。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齐白石在两位老师的教诲下，除了苦练基本功外，他还仔细揣摩前人的佳作，潜心钻研，领会他们运笔生动表现形象的奥秘所在。后来，齐白石五出五归，终成我国著名的绘画大师。

诗路花语

院子里的慢时光

文博

砖墙围起四周院子 屋檐下两三句燕子的叫声 喊醒了初春 喊软了春泥的心

围墙上的百香果藤爬满了慢时光 那架闲置旧牛车留下昔日跋涉的痕迹

还留下母亲与邻里身体的温度 它们打坐在墙角 等待春天到来 等待芒果荔枝树缀满花果

压水井压灌出生活深处的甘甜 灶台柴火烧红了每个朝夕 水和火相融的秘密 在每一锅的饭香中揭开

这些不拘礼节的事和物，如椽子撑起了农家的一片天地 母亲和儿孙们披着一抹春色 如墙上装满旧时光的竹筐 神态安详 在漫长的日月里朴素陪伴、相互守望

南风的手指

罗宗

南风的手指，在绿意盎然的丛林间 轻轻拨开，每一片觅食的叶 被阳光吻过的目光 摘下星辰的柔纱 将炙热的日光，熨帖在年轻的脸庞

南风的手指，吃语般穿过稻田 伴随着童谣拂一拂簇簇稻香 弯下腰，抚慰一册翻开 的历史

南风抬起湖面，洒下涟漪 让鱼儿迷醉在波光粼粼的涌动中 舟楫轻掠，如同记忆的碎片 倾听，远方传来的古老歌韵

南风的手指拂过蝉鸣 在蓝蓝的天空画一幅静谧的画 在热闹的街市中，轻扬快乐的风铃 每一个经过，都是一场无言的感动

南风的手指，奏响夏季的乐章 在繁花中嬉戏，在荫凉中低语 一切似乎都轻盈无比 唯有那被拂过的心，深情难忘

爷爷的头发

刘哲

爷爷年轻时，顶着一头浓密的黑发 阳光下泛着油光，风一吹就层层叠叠 了波浪

六十岁时，头发开始脱落，间杂着 黄色、灰色、白色，像是深秋被收割 后 霜打的庄稼 你却一次次晕染，让它重新发芽 染成夏夜甸子里，绿到发黑的蒿草

山坡上的向日葵

包光潜

彼此隔着—— 一条没有桥梁的河流 一艘船来回穿梭

非高非矮的山坡上 向日葵，一天天地长大 面庞像煎熟的蛋黄

你安静地端坐砧石上 在一张白纸上，描绘蛋黄的黄 ——阵阵轰鸣，仿佛春雷



投稿邮箱 hnrzpb@163.com